幽默諷刺與言論自由

紐約客閑話

董鼎山

近來在巴黎發生的伊斯蘭恐怖殘殺一本幽默雜誌編輯和漫畫家的事件，令我不禁想到言論自由的界限。我不是說反對極度言論自由，也不是說那些恐怖惡徒的殘殺行爲是有道理的。我想說的是宗教自由與言論自由之間的問題。

佛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包括伊斯蘭恐怖分子）都有他們的信教自由，可是因宗教信仰而付諸血腥殘殺，不但不人道，而且有違宗教道義。在現代世界中，似乎只有回教徒中的一部分恐怖分子有此種傾向。我們在美國有過九・一一的慘痛經驗。伊斯蘭教中的極端分子似已成爲整個文明世界的罪惡象徵，他們在中東各地區任意殘殺婦孺。在這方面，無人可比。九・一一事件震動全世界，巴黎一份報紙的封面留下這樣的名言：「在今日，法蘭西人都是美國人！」

此次法國幽默雜誌《CHARLES HEBDO》的主要編輯人員幾乎全部被殺。記得數年前，丹麥一份報紙刊登了數幅諷刺回教聖主穆罕默德的漫畫，主編者受到丹麥本國伊斯蘭教恐怖分子死亡威脅，兩位漫畫家躲避逃命。該報此後再不敢登載此類漫畫。

當時引起世界各方對報刊言論自由與宗教感情衝突的討論。此次巴黎慘劇又觸動國際各方議論紛紛。一位非回教徒學者指出，諷刺應有道理，這次引起恐怖分子大舉殘殺的是一幅漫畫，圖中赤身裸體的聖主穆罕默德即將與一裸體少女交配。這種露骨的描繪當然會引起伊斯蘭教極端分子的憤怒。這位學者並不是在批評言論自由，他認爲幽默應有分寸。據說該雜誌也曾登載過一幅基督教聖母瑪利亞產下嬰孩耶穌基督的露骨漫畫，也引起世界基督教徒的憤慨（不過他們文明，當然不會有暴徒起而殘殺編輯部人員。）

我與這位學者意見相同，言論自由應有一定的尺度，才能收到效果，侮辱性的破口大罵只會適得其反。我當然不贊成惡徒的暴行，爲抗議巴黎的殘殺，我甚至想加入到手舉「我是查理」（「CHARLIE」是雜誌《CHARLES HEBDO》的暱名）的遊行行列。

回教徒移民數目在歐洲之多，已引起許多實行移民收容政策國家民衆的反感，如思想進步的北歐諸國瑞典、丹麥、挪威等。不久前我甚至聽說有瑞典少年向回教教堂縱火，當時我恰有瑞典親戚於聖誕節來訪，他們說這樣的歧視行爲在以前絕不會發生。今日黑皮膚的回教徒新移民非常多（瑞典的慷慨福利制度是個絕大吸引力），引起本地白人居民的不滿，據說此次民選將會推翻原來自由進步的政府。

我以前常去瑞典，現因年老不再旅行。最近一次是八年前，到妻子家鄉馬爾莫（MALMO）小住，已經見到當地居民喜愛的市中心公園廣場，滿是回教徒與黑人擺設的攤頭，將原來的息足休閒地，變成爲一個骯髒的市場。親友們當時談論起來還很合意，認爲這等於是紐約熱鬧的時報廣場。他們現在的意見可不同了。

瑞典當然和法國一樣是言論自由的國家，不過他們的自由言論格調稍顯拘謹，絕不會像《CHARLES HEBDO》這樣內容過分荒唐。以同一尺度，我不信美國的《紐約客》會登載裸體聖主與裸女交配的漫畫。

現在全世界人民懼怕的是伊斯蘭恐怖行爲蔓延，英、法、德諸國的回教移民多數是安分守己的。有人談論，這方面美國比較安全（九・一一等於外來侵略），因爲美國是移民國家，新移民與所在地人同化相對容易。例如紐約唐人街與比鄰的小意大利和平共處，各式移民之多，不足爲奇。我甚至看到身穿黑袍、面孔完全罩沒的回教女子在街上行走，也不以爲意。這樣的穿戴在法國是禁止的。

我之前曾寫過一篇《殖民主義的報應》。二次大戰前後，阿爾及利亞特別憤恨法國，今日法國只好嚥下收容殖民地難民這顆苦果。

喜歡規則

如是我見

言止善

談到發明，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互聯網、手機、電視機、微波爐、抽水馬桶、汽車、飛機之類。作爲能和同類和諧共處的人，更重要的發明恐怕不是這些，而是發明了形形色色的影響自身生活的規則。

斑馬線（城市裡的人行橫道線）即爲一例。隨着城市的崛起，汽車的發明，人與車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交通事故成了人類頭痛的事件之一。因此有些國家就在行人多的地方設立木樁、石柱之類，汽車通過街道時不得不減速。但是，這樣做有礙城市觀瞻，車輛行走也不方便，沒有行人時車輛也得減速緩行，還常常出現撞石柱撞木樁之類的事故。有的國家就在街道上畫彩色圖案，但行人和司機往往看不分明。英國人發明的斑馬線，率先在英國城市試行，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白色的斑馬線極其醒目，既方便了行人，又方便了開車的司機。據資料顯示，自從有了斑馬線，城市的交通事故減少了七成。這意味着全世界每年有上千萬個生命避免了死神的撫摸，數百萬個家庭逃離了殘破的厄運。

有到過德國的朋友講，德國人開車，不但司機要繫安全帶，乘客也要繫，如果乘客不繫，司機就要受罰。在德國騎自行車，也要經過培訓和考試，酒後騎車，也會被吊銷駕照。交通規則的制定和執行到如此程度，是不是該用「驚人的可喜」來形容？

精彩的足球賽是能傾倒球迷無數的遊戲，四年一屆的世界杯大賽簡直成了地球村的嘉年華。足球場上有兩個偌大的球門，每個只有一名守門員把守，你看那群小伙子渾力拚搶來回奔跑九十分鐘，卻常常連一個球也踢不進。進個球爲什麼那麼難？何不弄個球員埋伏在對方球門附近，一旦得球後就猛射，守門員豈不會猝不及防。但這種「下作」的做法，被足球規則視爲「越位」。裁判發現後，會立即剝奪進攻方的持球權。原來足球賽之所以好看，是因爲它有一套好的規則，加上那位來回奔跑、判罰嚴明的裁判執法，球員的表演才精彩紛呈。

法律是文明國家的發明。法治之所以支撐着公民的信心和自由，使他們效忠於自己的國家，是因爲它讓人們感到自己能控制着自己的命運。法律無非是一種規則，它主要基於簡單的否定，而非複雜的肯定。正如足球規則雖告訴球員不得「越位」，但它並不能講清楚如何才能踢好足球。社會生活需要規則，人們也必須知道，無論誰破壞了規則，都得受到處罰。法律不是風俗，風俗是變化的，但法律應當始終如一。美國立國兩百多年了，經歷過突然襲擊、經濟危機、內戰外戰，總統可能被彈劾，政府可能停擺，但憲法始終有效，所以這個國家始終是穩定的。不然，爲什麼地球村的人會放心讓聯合國總部呆在紐約，那可是一個各國政要經常光顧的地方呀，若安全缺乏保障，卻請政要聚在一起來共商全球大計，這豈非笑話？竊以爲，對美國政府雖大有可批評之處，但人家的法治確有不少可圈可點的地方。

我們正在建設法治中國，上上下下在做着「把權力關進牢籠」這件難度極大的事，英國學者艾倫・麥克法蘭如此評論：「我對中國實行法治非常有信心。」「深圳三十年前只是一個小漁村，三十年前如果你問：『我們能在三十年中把這個小漁村變成一個人口達一千萬，高樓林立，全世界都為之矚目的城市嗎？』人們肯定會回答『不可能』。但是看看現在深圳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我們正在失去什麼？

HK人與事

顏純鈎

讀到一篇署名袁征的長文《沈從文大師素描》，作者梳理了很多有關沈先生的資料，把他四九年後的心路歷程一一描繪出來——對於我們這類沒有耐性的讀者，那眞是功德無量的事。

在沈從文最痛苦的一段日子中，因爲不適應新社會的文化，擔心他以往的左翼論敵找他算帳，他開始有精神病的徵狀，試過自殺未遂。在精神最無助的時候，他以聽古典音樂來紓緩壓抑的內心，他說：「從收音機聽過《卡門》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女》曲，一些音的連漪與波谷，把我生命帶到許多似熟習又陌生的過程中，我總想喊一聲，卻沒有作聲，想哭哭，沒有眼淚，想說一句話，不知向誰去說。」

好的音樂有療治心病之功，音樂營造的意境，讓人的內心世界得到洗滌，淨化塵俗的污垢，引導精神的歸宿，由音樂的接引，人能到達空靈與崇高的彼岸。

在全球化摧枯拉朽的今日，對古典音樂的喜愛，大概已經「不合時宜」了，智能機器提供「短平快」的資訊，一切都講求快捷、便利、簡單、直接，因此網上充斥那些罐頭式的哲理小品、「惡搞」的小花招、眞眞假假的養生保健偏方、不知是聰明還是奸狡的處世伎倆。世界是平的，人也是平的，所有的人都成了差不多的人。今日如果有人還處在沈從文那樣的精神痛苦中，他們將依仗什麼來療治自己？

在我年輕的時代，古典音樂是「封資修」的玩意，我們那個小鄉鎮，只有極個別人家裡有手搖留聲機，黑膠唱片是老古董，鎮上只有唯一一家文具店偶爾能買到唱針，有時唱針壞了，小店裡缺貨，一張好唱片擱在唱機上，就像吊在半空吃不到的美味。至於古典音樂，我已忘記在哪一位老輩家裡聽到了，那個陌生而神秘的世界，有一種澎湃的激情洶湧，它攪起你內心的波瀾，呼風喚雨，山奔海立，往往音樂止了，人還在音樂薰染的氛圍中恍惚，四下靜謐，空氣凝止，人就處在一種渴望和人分享、又不知如何表達的怔忡之中。

後來文革、上山下鄉，江山凋敝，人間黯啞，除了紅歌，再也沒有古典音樂的蹤影了，文革中有交響樂《沙家浜》、鋼琴伴唱《紅燈記》，約略可窺見一點古典音樂的影子，結果是讓人更飢渴。

七十年代末到香港，忙於謀生，顧不上精神享受。那時還在《晶報》做校對，一位同事買了一架「隨身聽」，裝上卡式錄音帶，讓我第一次聽到身歷聲的古典音樂，那簡直有一種如入寶山的驚喜，不知世上有這麼美妙的東西，這麼美妙的音樂。

等到自己有能力買到「隨身聽」後，卻常以沒有能力買卡式帶和音碟爲憾，有時逛唱片公司，看到琳琅滿目的新唱碟，也只是望梅止渴，最終還是快快然離開。後來進入《文匯報》副刊任編輯，副刊主任吳羊璧先生身兼樂評人，在《百花》周刊每周寫一篇古典音樂評論，大概是這一層關係，總有一些唱片公司會送樣品給他。羊璧知道我喜歡古典音樂，有時會把他手上多出來的音碟送給我，到最後我寒酸的收藏裡，羊璧的贈送竟佔了一部分。

我聽古典音樂，屬於非常業餘的層次，通常是跟着感覺走，不求甚解。我只記得有數的幾位指揮家、鋼琴家、小提琴家，也只記得有數的一些著名曲目，有些喜歡的，當然會一聽再聽，聽到一些陌生的曲目，也往往不太記得名目。我只重在欣賞的當下，那些優美動心的旋律、奇異的節奏、精妙的配器中煥發的神韻，以及所有這些綜合而成的感染力。一個人整副身心投放在音樂的氛圍裡，被它打動、激盪、催眠，移魂撼魄，被它營造的一個虛幻世界裹脅，不知身在何方、心處何境，聽到後來，只覺身心蕩滌，無塵無垢，靈魂瞬間昇華。

音樂有普世的魅力，不管哪一個民族、什麼時代的人，只要稍微浸淫，領略一些基本的門道，它就能俘虜你，帶給你不可言喻的美感享受，改變你的心境，撫摸你的靈魂，讓你的人生更豐富、更滿足。但千百年來的傳統正在急劇崩壞中，網上一個拉赫曼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的視頻，鏡頭時而搖過觀衆席，濟濟一堂的觀衆都是兩鬢染霜的老年人，連中年人都極少，唯一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依偎在祖母身邊，音樂去到動情處，人人都情移神馳，被旋律帶到不可知的遠方，但，他們大概是最後一代的古典音樂迷了。

當然，熱愛古典音樂的年輕人還是有，不久前受歡迎的專題片《音樂人生》，就介紹了一位香港土產的鋼琴天才黃家正，他所在的中學就有學生組織的小樂團，但還有多少他們的同學去欣賞音樂會呢，這才是問題。沒有聽衆，只有演奏家，那是成不了氣候的，就好像一粒好種籽不能離開土壤生長發芽，在觀衆都離席以後，演奏家只好關起門來自我欣賞。

但，他們知道自己錯失了什麼嗎？

當然，古典音樂從來就不是通俗文化，但在教育程度日益提升的今日，大量年輕人有機會躋身中產，以文化品味來說，他們要接受古典音樂應該沒有難度，問題是，世道變了，智能機器正在異化千古不易的人性，不但古典音樂、連純文學、純藝術也正在沒落之中。現在到巴黎旅遊的年輕人，還會排隊進羅浮宮嗎？到莫斯科去的，還會去買芭蕾舞的入場券嗎？如此看來，這些千百年來人類文化的珍貴傳統，都正在消亡之中，將來的世界會剩下什麼，將來的人會如何生活？不同膚色的人，都以智能機器來武裝自己，把身心都交給機器，他們參與新時代的狂歡，卻懶得回頭去追問自己錯失了什麼，而最終，這又是誰的損失呢？

古今中外　（攝影）高鶴雲

讀書處

燈下集

劉荒田

又讀木心的《塔下讀書處》，在三藩市擁擠的L線電車上。它是《即興判斷》一書中的第二篇。如果沒有記錯，第一次讀它距今恰好三十年。一九八四年某一天，在唐人街買了紐約出版的《美洲華僑日報》，站在市得頓街的十字路口等綠燈那陣，打開副刊，這一篇差不多佔了整版。乾脆不走，躲在雜貨店前的帆布篷下讀起來。木心，何方神聖？全新的文字，全新的文路，套用古人說法：讀之有如被人「一棒打昏」，好久才緩過氣來。一邊走路一邊把版面顚過來倒過去，彷彿字行間隱藏天機。坐在納山公園的長椅上，又看了兩遍。抬頭，別名「金字塔」的泛美保險公司大廈的白色尖頂微微傾斜，支撐着瓦藍的天。

木心的讀書處在老家浙江烏鎭，「塔下」指的是：「我家後門一開，便望見高高的壽勝塔，其下是『梁昭明太子讀書處』。」這一篇寫的，是他少時借讀親戚茅盾先生藏書的始末，從極豐富的藏書（其中一些，「版本之講究，在中國至今還未見有超越者。」）他知道，「茅盾在圈點、眉批、註釋中下的功夫，茅盾的傳統文學的修養，當不在周氏兄弟之下」。帶及和這位左翼作家領軍人物的交往。當年，此文最吸引我的，是這樣的思考：「《幻滅》《動搖》《追求》時期，僅是個試驗。《子夜》時期，成則成矣，到頭來遠幾步看，那是一大宗概念的附着物。《腐蝕》時期，茅盾漸臻圓熟，然而，後來呢，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應是創作黃金期，卻擱筆不動，直到日薄西山，才趕寫回憶錄。」

今天，在電車的座位上，埋頭讀完，第一次讀它的感覺回來了，那是帶餘甘的苦澀，咂砸嘴，這滋味從心頭轉至舌頭，最後，變爲一絲嘲弄的笑，黏着唇角。思緒從一代左翼作家的命途回到「讀書處」。才十四五歲的少年木心在烏鎭耽讀茅盾的藏書之時，「盤旋空中的是日本轟炸機，四野炮聲隆隆，俄而火光沖天。」此刻，電車停站，上來兩位殘障人，一老一少，在我前面的長椅落座。似乎都是啞巴，老的木訥，少的對着老的不停地做「吃」的手勢，老的不回應，少的咿呀地嚷，含混不清，手更急促地比畫，連我都懂了，他餓了，問去哪裡找食物。我的視線離開木心的文字，注視着這位率性的青年人。他雖然器官殘缺，但無疑是車上乘客中最少機心的。在母國九死一生的木心先生，漂泊到紐約，才能回首烏鎭的讀書處，在文學夢發軔的所在憑弔最初的純情。如此說來，在「眞」上，木心和少年近似。前者要踏破世俗的虛僞，回到「眞」的原點。後者因了先天的原因，封存着「眞」。

我微笑着，低下頭，讀書，《昆德拉兄弟們》，《九月初九》，《遊刃篇》——旁邊，啤酒肚足有酒桶一般大的流浪漢，把烏黑的手臂裸露，向一位白淨青年講解臂上的刺青。兩位老鄉在絮絮討論領福利金的竅門。外部世界嗡嗡然，一似被籬笆擋住的小雞雛，反而使我在字行間凝聚注意力。想及近來趁乘巴士和地鐵，頗讀了幾本書，且讀出些微心得，在太靜的家中，如果不寫作，常常抵擋不住電視遙控器、iPad上的電郵、微信、微博的誘惑，啞然失笑。將交通工具當作「上佳讀書處」，不單我而然。一位當律師的朋友，在三藩市上班，家在六十英里外，每天費兩個多小時坐火車來回。我爲他在路上浪費太多時間惋惜。他說，不，書，不管是和專業有關的還是休閒的，這段時間讀最得宜，巴不得坐久點呢！

和車上比美的讀書處，還有：太平洋之濱，濤聲如雪，堆滿窗前的「懸崖」酒吧；聖誕節近，人山人海的三藩市鬧市裡，聯合廣場鋪着三角梅落瓣的石階；北岸區意大利餐館設於人行道的座位，樹影和雲影在書上遊走……

重返二十歲

人生在線

王舒言

我不覺得重返二十歲這件事兒本身，是特別酷的一件事兒。易位而處，當你好不容易活到了從心所欲的年紀，當你已經習慣了方便打理的一頭青絲，當你終於把生活過成了只剩下柴米油鹽醬醋茶這個家，把這些推翻重新來過，媽媽，你說是不是太殘忍了呢？

如果有機會，我是說，如果，如果有機會，我也想看看你年輕時候的模樣。看看穿西裝，買東西不看標牌，跟朋友聚會不急着回家接孩子的那個你，看看那些時候從容的走在歲月前面的那個女子，是怎樣走進爸爸的夢，又是怎樣，走出那個夢，走近我的夢。當然啦，現在的你，也很年輕。可我多希望，眞有平行時空這種東西，讓十八歲的我，遇上二十歲的你，你可以是我的學姐，或者是大學裡的實習老師，也許你會是你們年級的級花，又或者我會出於女孩子斤斤計較的嫉妒心態，處處與你作對，說你壞話，這我可說不好。

年輕時候的你，一定跟我很像吧。想說什麼就說了，想做什麼撩起袖子管就去實踐。心事沒有腹稿，夢想敢比天高。這麼一想，十八歲的我，應該會受益頗多。可爸爸就不一樣啦。

二十歲的你，遇上這個四十歲的大叔，又會有怎樣的故事呢？你的少女心，這個古板的大叔可不見得會配合。你說要去看電影，也許下一秒，他給你買的，卻是《紅星照我去戰鬥》的票子。當然你也可以試一試讓他陪你去看《麥兜》啊《喜羊羊》之類的，不過這事兒我有經驗，不出十分鐘，呼嚕聲震耳欲聾。

你二十歲的時候，有什麼沒有實現的願望嗎？我們可沒在演電影，而且你唱歌也要命，所以當個歌手肯定是不可能的。寫本書？可簽售的時候要跟書迷握手，你有潔癖。開個咖啡館？可你人緣又好，又大方，不出一年，就把你爹給你的嫁妝都賠光了吧？眞想不出二十歲的你，到底該做些什麼。就像十八歲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該幹些什麼。可我知道，因爲你比我聰明，而我已經很聰明了，不論幹什麼，你都會很厲害的。

看電影的時候，我總想起王家衛的一句話「這輩子不後悔，下輩子不這麼過」，可電影裡，《重返二十歲》的主角，還是選擇要這麼過。也許吧，遺憾也是一種圓滿這句話，我希望我七十歲的時候能夠懂得。

媽媽，如果眞的有時光照相館，你會去嗎？卡嚓一聲，皺紋和贅肉都不見啦。

可如果我能夠決定，我一定會送你去，背你最喜歡的包，包裡給你帶上蘋果和櫻桃，我希望當你重返二十歲，你可以再也不要回來。

我不確定我是不是會因爲媽媽離家出走而難過，可我也會送你去的，因爲我要你，有五彩繽紛的夢。

萌萌噠迷你盆景

天南地北

行健

「萌萌」，「萌萌噠」，是網路熱詞，意爲可愛的。被萌化的迷你盆栽，小的只有拇指大小，一手能握五六盆；大的也不過巴掌大，案頭能放七八盆。栽種的有小花小草、多肉植物、空氣鳳梨。有些迷你盆栽，還是微縮景觀，配有微型人物、動物、亭台樓閣等模型。

微型植物和微縮園林景觀，種植的花器，既有花盆，也有玻璃瓶、小吊藍、鐵絲環，還有變廢爲寶的雞蛋殼、雞蛋盒、優酪乳瓶、可樂罐、椰子殼、核桃殼，甚至嬰兒的舊鞋子。

除了實體店，還有不少網店賣微型花盆。在淘寶網，搜索「拇指花盆」，能搜到五百多件，拇指盆盆口直徑小的約兩三厘米，大的約五六厘米，有的聲稱是韓國進口的。同在淘寶網，搜索「袖珍花盆」，能搜到兩千多件；搜索「微型花盆」，能搜到四千多件；搜索「迷你花盆」，能搜到兩萬件。這些小小花盆，材質有紫砂的，也有彩釉的，有粗陶的，也有細瓷的，造型則千變萬化。

迷你花盆栽種的植物，時下最流行的是被俗稱爲「肉肉」的多肉植物。多肉植物便宜的僅售人民幣兩三元一棵，貴的則逾千元一棵。例如，景天科石蓮花屬「姬蓮」，是比較貴的多肉植物迷你品種之一，一棵直徑兩厘米單頭的姬蓮，品相好的，售價超過百元；而一棵直徑六厘米左右，七頭群生老樁的姬蓮，售價卻超過兩千元。有的多肉植物發燒友，一個窗台種數十盆、一個陽台種數百盆小型多肉植物，這些迷你盆栽多肉植物，十分方便捧在掌心逐盆欣賞把玩。

有的迷你盆栽，栽種的植物並不昂貴，可能只是一兩棵不值錢的小花小草，但勝在不佔地方，點綴辦公室案頭、家居茶几、博物櫃、窗台，增加情趣，生機勃勃。有的迷你盆栽，栽種的甚至只是隨手拾得的一棵野草、一小撮青苔，或幾顆發芽的種子，雖然粗賤，卻一樣綠意盎然。

除了擺放的，還有懸吊式的迷你盆景。綠蘿、佛珠、愛之蔓、球蘭、吊蘭、豬籠草等等，都可以懸吊種植，長長的藤蔓隨風飄盪，更顯柔情浪漫。而懸吊式的花器，更是五花八門，有小竹籃、小木框、小鳥巢、小瓶子等等。有人把舊牛仔衣口袋一個個剪下，成排成列縫在掛簾上，以口袋爲花器種迷你植物；還有人用鐵絲編成小花環，在花環裡塡充水苔，把迷你植物種在水苔裡；更有人直接用小繩子懸吊栽培小棵的空氣鳳梨，因爲空氣鳳梨無需種在土裡或水裡，只需噴水就能生長。

商家迎合微型盆栽風潮，推出周到的栽培業務，生意紅火。近來，廣州花地灣的花卉市場，花商們大量推出微型花草。一些花店還提供配套服務，既賣小植物，也賣花器、植料、花肥等，還設置自助栽培平台，顧客選購了若干小植物和花器後，可即時在花店栽培平台，用店家提供的泥炭、珍珠岩、陶粒、顆粒肥、小鏟子等，把自己喜歡的幾種小植物種在一個花器裡，還可配上小屋、小亭、小橋、小山、小鳥、小貓、小狗、小娃娃等飾物，營造微型園林景觀。